

陆祖荫 著

严新合作
专家协力

结论惊人



气功 探索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气功探索/陆祖荫著.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12

ISBN 7-5046-1923-X

I. 气…

II. 陆…

III. 气功-研究

IV. R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230 号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3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5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00 册 定价: 11.00 元

编者的话

气功是什么？这个谜团至今一直在困扰着人们；有人崇拜，有人将信将疑，也有人斥之为迷信；我们将陆祖荫先生这本遗著付梓之时，还有好心人劝我们不要冒险。

我们并不是冒险。陆教授将生命的最后十年都奉献给了气功科学研究，我们只是想把他所花费的心血公布于世。这里没有定论，有的只是疑惑和探索；这里也没有权威，有的只是一群为了科学的良知和对气功的热爱辛勤工作而不求名利的人们，有的只是积极配合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气功师们。

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对自身的不断否定。假如将来有一天，人类终于揭开了气功这个谜团，有了完美的理论、精确的实验验证，甚至与陆教授这代人的猜测大相径庭，那么，我们想，陆教授也会含笑九泉的，因为那正是他毕生的期望——了解气功，让气功为人类谋求更大的幸福，让气功为科学带来更大的发展。

作者以顽强的探索精神，配合其他科学工作者，同各种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科学方法研究气功，并对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的论点，也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与研究，表现出一位科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他的探索给后人，尤其是科学工作者有极大的启迪，并且为世人澄清了气功的概念，帮助人们对气功树立起正确的认识观也有相当长远的和现实的意义。

对陆祖荫同其他同志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和成果，我国著名专家学者钱学森、赵忠尧同志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

钱学森教授表示：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

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写完“稿件审查意见书”之后，再写此信，目的是请您务必注意这组论文的重要意义，它们是科学的新发现，科学革命的先声。

贝时璋教授写道：陆祖荫同志最近的实验结果，写成题为“气功治疗的生物物理学基础的研究论文数篇，内容十分重要。气功作用在生物分子水平上进行科学研究，意义很大。

赵忠尧教授写道：陆祖荫等“气功治疗的生物物理学基础的研究”六篇工作，用精密、灵敏的科学仪器，探测气功外气对生物分子的影响，是研究气功外气生物极为合适的道路。作者们已经获得可以重复的实验结果，意义很重大。

气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宝藏，应予以发掘研究；陆祖荫教授未竟的事业，必将有后起之秀去完成。

感谢台湾宽济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其然先生对此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也感谢石资民先生为此书的出版所作的努力。

严新近况

严新和陆祖荫于1990年6月应邀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第五届世界中医大会和第一届世界气功大会。会后，陆祖荫回国，严新则开始了在美洲的气功讲学和科研活动，至今已逾三年。他先后访问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的三十多个州，六十多所大学，举行了数百场带功讲座和其他形式的气功学术活动，参与者达数十万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动。

他受到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合作进行气功科学研究的邀请，如哈佛医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一些试验正在进行中。与此同时，他仍继续与在北京的陆祖荫教授合作进行跨越太平洋的远距离发功的科学试验，并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由于陆祖荫教授于1992年突然因病去世，这批试验结果未能包括在本书中，但已发表在《中国人体科学》杂志1993年第3卷第1期上。）

在此期间，他通过多种方式为无数病人解除了痛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例如，一场讲座竟然使乘坐轮椅47年的瘫痪老人夏元娥当场站立起来，行走自如；几小时的谈天挽救了一位濒临死亡的晚期癌症病人。他还应邀先后为数十批爱滋病人进行了气功调理试验，试验结果正在观察中，为表彰他对美国人民的卓越贡献，1990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夏威夷一所大学授予他“荣誉医学博士”学位；不少高等院校聘请他为客座教授和高级研究员；布什总统也多次以贵宾的礼节接见他，并称颂他为“当代圣人”。

为推动气功科学的发展，在北美六十多所大学著名教授联合推动下，成立了“国际严新气功科学爱好者学会”，其会员已遍布世界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气功组织。严

新应邀为该学会开办了两次国际性的气功健身讲座和训练班，效果异常突出。例如，一位因车祸造成多处粉碎性骨折的病人听讲四天后，竟然能够走路、跳舞；在第一期训练班的76位学员中，有27位出现了辟谷（不吃食物，只喝水）现象；其中一家4口在参加训练班后，全家辟谷，时间最长者已持续了将近两年，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科学测定。一些著名专家，其中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开始对气功发生兴趣，有的捐款支持完成了某些气功科研项目，有的积极参与“严新气功科学基金会”的活动。

日前该学会已开始兴办各种形式的气功学院、气功及人体科学研究机构和气功康复机构等实体，将中国气功推向了世界。

朱润生

1994年3月12日

根据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并参考《严新大师在北美》一书（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编写此文。

作者生平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体科学院教授、实验核物理学家陆祖荫是江苏省常熟市人，生于1926年1月10日，因长期劳累过度，引起旧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92年6月23日逝世。本书是他的遗著，脱稿于1990年5月。

他于1946年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1947年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作研究生，跟随周培源教授研究流体力学。1950年由钱三强教授推荐，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同年，因研究工作成绩优异，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三等奖，被授予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7~1959年，他被派赴苏联进修，回国后承担了建立快中子实验室的国防科研任务，并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内，建立了两台高压倍加器，建立了快中子截面参数及毫微秒飞行时间能谱测量方法，快中子去弹性散射截面的测量精度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我国原子弹研制受到严重影响，党中央决定从全国抽调技术骨干加强两弹研制。陆祖荫同志被调到国防科委，参加组建核试验研究所，担任核物理测量和放化分析研究室主任。具体负责全面规划核试验中核物理参数的测试和取样放化分析，领导测定原子弹威力及中子、 γ 剂量场的工作。他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核辐射、爆炸烟云取样、核反应动力学、裂变产物的物理测量及核辐射模拟设备的建设等领域做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他领导的研究室担负核试验的核心数据和核效应参数的测试，多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我国核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技术过硬、作风优良的科技干部。由于在国防

科研中的这些成就，他获1978年国家发明三等奖，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国家发明二等奖各一项。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迫害和摧残。1973年患病，又因多次治疗不当，造成三次病危，身体受到严重损伤，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多种后遗症。

1979年，他因健康原因转业回到清华大学，除继续从事核物理研究外，还领导一批青年教师，在边缘学科生物物理及生物医学工程领域进行了开拓工作，负责筹建近代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担任该所的所长。他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出了新课“生物膜谱学”。他把核物理的理论和手段，用于生物科学研究，把正电子湮灭、准弹性光散射等技术，应用于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使清华大学生物物理的研究工作具有特色，并处于国内前列。

1985年，他兼任国家重点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顾问。1986年调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当时正值北京谱仪建造初期，他积极参加了谱仪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在他的协助下，一个求实、高效的班子建立起来了，为以后承担北京谱仪的繁重任务打下了基础。他不但为谱仪的设计、预制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还亲自参加了谱仪探测器部分的某些预研工作，对北京谱仪建造成功作出了贡献。目前北京谱仪已在 τ 质量测量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理结果。

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军工史《核武器及其防护》专题册的主编。他对核武器试验研究工作有深刻了解和切身体验，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收集了大量资料，深入细致地核实考证，并亲自参加编写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从80年代初起，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对气功进行科学研究。十几年来，他在国内外有关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气功科学实验论文几十篇，由于目前科学界有一部分人对气功外气的存在有不同的看法，并认为气功科研不能登大雅之堂。如他在本书中所说，在研究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要不是实验经费、实验条件和时间上的困

难，而是科学界同行们的偏见、嘲讽，甚至攻击，使他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好心的朋友们曾劝说他放弃努力，但是他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勇气 and 责任感，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决心，以无私无畏的忘我精神，在健康状况极差的情况下，执著地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正因为存在着不同意见，所以他更加要求自己所做的实验研究工作都能经得起严格的科学检验。在各篇论文中与他合作的，都是在有关专业中具有丰富科学经验的专家，都对自己的实验结果负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国内外有关学术界享有盛誉，他的研究工作为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贝时璋和赵忠尧等先生所推重（均有书面评价）。他不愧为这一领域的一个开拓者和先驱。

十几年来，他从事气功科学研究的艰难历程不禁使人联想起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布鲁诺。在那个时代，说出“地球绕太阳转”是要被送上火刑台的。现在的情况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当年的火刑台也早已颓毁，但是无形的“火刑台”依然存在，一个科学家仍然必须具有敢于上“火刑台”的勇气，才能下决心在长时期内坚持投身于气功的科学研究。

在本书中引述的一段话表达了他的心声，“做这项工作，不能提职，不能提级，相反地，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搞得不好，会严重影响自己在本门学科中的声誉。我们敢于坚持下来，只因为我们热爱祖国的文化瑰宝——气功，和我们有科学的良心。”

他深信，目前还不相信气功的科学家，只要他们是真诚的科学家，在今后更丰富、更深入的科学实验事实面前，迟早总会接受气功这个事实。

科学发展史终将作出正确的结论。

朱润生

前 言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气功书籍可以百数计，有介绍传统气功的各种经典著作，有的介绍某个功派的功理、功法，有的介绍某一位气功师的事迹，唯独缺少向大众介绍与气功发展有极密切关系的现代科学研究的书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本书作者毕生从事物理学研究，虽然不是专业的气功科学研究者，但是十余年来，一直从事气功外气的科学研究，孜孜不倦地探讨现代科学与气功相结合的问题，做了不少引起气功科学界注意的实验，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为了弥补前述缺憾，用通俗的笔法写了这本向大众介绍气功外气的现代科学研究的书。

本书共 11 章，叙述了十余年来气功外气实验——气功科学研究中这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它的进展和它们在气功发展中的贡献。

在 60 年代前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练气功可以强健身体。但是由于“气”看不见，摸不着，教功的气功师又往往与宗教迷信有一定牵连，因此，气功往往被人们误解。在 1977 年以后，一些勇敢的青年人对气功师发放的外气进行了物理的测量。他们发现，气功师的外气可以使红外谱仪描出起伏的波形曲线，可以使测量磁场用的场强计指针偏转。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原来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名词。

消息不胫而走，气功师高兴了，学练气功的群众也放心了，因为他们教授和学习气功不再被说成是搞唯心主义和迷信活动。

有关外气的一系列实验终于为气功带来了第一个春天。到 1982 年，全国练功者超过一千万。

本书的第一、二章就是叙述了这一过程。第三至第八章写的是本书作者与著名气功家严新合作的一系列实验的经过。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我们与严新合作，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的一系列

外气实验，得到了钱学森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稿件审查意见”上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

“所以应该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的成就！”

这些工作将气功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关于 DNA 和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的实验。外气可以使载有遗传密码的小牛胸腺 DNA 发生增色效应，而增色效应通常标志着 DNA 中联结双螺旋氢键的断开。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不可能在一般的外界因素影响下改变，这是原子核物理学的一个基本事实，而我们在多次严格的实验中获得的确凿证据却说明， ^{241}Am 的半衰期竟然在外气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由于作者亲自参加了这些实验，了解很多细节，因此这几章是全书最生动的部分。

这些实验说明了，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排解气功所受到的责难，另一方面气功也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

第九、十两章根据对外气进行的众多实验，归纳了对外气本质和特性的了解。包括外气的红外辐射效应、外气的磁效应、外气的电磁波及次声效应、外气的双向效应、多功能效应及目标适应能力、外气的空间特性——远距离作用及自动寻找目标的能力、外气的时间特性——外气的两种后效应，以及外气影响分子、原子核等微观世界的能力。

第十一章叙述了一些物理学工作者对外气本质的理论探究。

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强调认识的主体与认识的对象是可以分隔的，这种分隔不影响认识对象本身。这种方法论是物质和精神分离的二元论的必然推论。但是传统的气功理论却认为，对于宇宙间存在的最根本的“道”和“气”而言，物质与精神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由这种宇宙观产生的方法论，只可能是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不可分割的一元论整体观，认识过程是主、客观混成一体的过程。

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用现代科学方法进一步研究气功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现有的气功实验已经提出了一些难以用目前科学知识来解释的根本性问题，已经显示出现代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历史告诉我们，科学从来都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前进的，气功科学工作者更应当牢牢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还拘泥于只用现有的科学理论，根据目前的科学规范来识“气”，气功科学研究将难以有真正的突破。只有把这两种对立而又互补的方法论在更高的层次上相结合，才可能取得生命科学的长足进展。

作为物理学研究工作者，作者深信气功科学研究是通向未知世界的密径，沿着这条道路进行不懈的探索，人类将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开创认识宇宙和自己的新纪元。

作者

1990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气功外气研究的开端	(1)
§ 1.1 气功科学研究的兴起	(1)
§ 1.2 低频涨落调制的红外辐射	(3)
§ 1.3 外气中的磁场	(6)
§ 1.4 一个有争议的实验——微粒流还是气团?	(10)
第二章 探索新的实验途径	(15)
§ 2.1 外气中有中子吗?	(15)
§ 2.2 必须寻求新的实验途径	(20)
§ 2.3 液晶实验给予的启示	(25)
第三章 转折点	(29)
§ 3.1 遇见了严新	(29)
§ 3.2 对严新功力的实地考察	(39)
第四章 外气的物理实验	(47)
§ 4.1 液晶实验的继续	(47)
§ 4.2 和严新合作的第一个实验	(52)
§ 4.3 外气使高纯铅块产生了缺陷	(59)
第五章 气功治疗是心理治疗吗?	(63)
§ 5.1 气功信息水的研究引起了轰动	(63)
§ 5.2 外气改变了脂质体的相行为	(73)
§ 5.3 外气影响了 DNA	(81)
第六章 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	(89)
§ 6.1 气功科学能登大雅之堂吗?	(89)
§ 6.2 小样本的实验不可信吗?	(92)
§ 6.3 有益的经验教训	(98)
第七章 外气侵入了化学领域	(101)

§ 7.1	产生了二氧化碳	(101)
§ 7.2	溴正己烷溶液的褪色	(104)
§ 7.3	改变了白兰花水香气的组成	(105)
第八章	2000km 发功是可能的吗?	(121)
§ 8.1	对 2000km 外发功实验的议论	(121)
§ 8.2	远距离发功实验是怎样开始的	(122)
§ 8.3	2000km 外发功的实验	(125)
§ 8.4	外气干扰了原子核	(129)
§ 8.5	2000km 发功的重要证明	(139)
§ 8.6	伟大的生命潜力	(143)
第九章	我们对外气知道了些什么	
	——外气的直接测量	(149)
§ 9.1	低频涨落调制的红外辐射	(149)
§ 9.2	气功外气的磁效应	(152)
§ 9.3	外气是电磁波吗?	(156)
§ 9.4	外气和次声	(158)
第十章	我们对外气还知道了些什么	
	——外气气场特性的探索	(167)
§ 10.1	外气的双向效应	(169)
§ 10.2	外气的多功能性和目标适应性 ——怎样看待外气产生的多种效应	(171)
§ 10.3	外气的一些空间特性 ——外气的远距离作用 and 自动寻找目标的能力	(177)
§ 10.4	外气的时间特性 ——外气的后效应	(177)
§ 10.5	具有影响分子、原子核等微观世界物质的能力	(179)
§ 10.6	结语	(180)
第十一章	对气场的一些理论猜测	(185)
§ 11.1	测不准原理与入静和发放外气	(186)
§ 11.2	利用多维空间或虚态解释药片穿壁效应	(187)

§ 11.3	EPR 佯谬和气功远距离关联	(188)
§ 11.4	外气是一种孤粒子.....	(190)
§ 11.5	人脑天线阵列.....	(192)
§ 11.6	气场即真空场.....	(194)

气功外气研究的开端

中国的气功，至少已有 5000 年的历史，但是对气或气功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有一定规模的科学研究，却只有仅仅 10 年的历史。这个奇怪的现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在气功发展的历史中，它的一个极重要的来源就是宗教的气功——道家 and 道教的气功，佛教的气功。有人把儒家当作一种信仰，那么还有儒家的气功。直至今日，成百上千的气功派别中，无不掺有深刻的宗教观念。因此气功在新中国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应当属于被打倒、取缔之列。

随着中国的开放，人们对气功的认识越来越客观。首先，人们寻找各种各样的治病方法时，很快就发现了练习气功对于祛病健身颇有疗效，气功师发放外气还可以产生多种治疗作用。因此，一时掀起了学习气功的热潮。

从历史上看，最早的气功来自医学，来自对疾病的治疗。例如公元前 168 年的导引图，画出了 44 种锻炼的姿态。医学气功和宗教气功一样，都是气功的重要组成，气功可以治病健身，几千年来都是如此。但是，长期以来，气功到底是什么？气功为何能治病强身？如何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气功的奥秘，却很少有人涉猎。

正是在全国掀起气功热的时刻，一些青年科学工作者站出来了。他们对气功感到莫大的兴趣，想方设法用各种物理手段来检测“气”。他们的一个代表人物是顾涵森。尽管他们的科学经验不足，所掌握的实验设备只是一般的仪器，而且他们对于气功这个新的研究对象很不了解，因此实验设计往往考虑不够仔细，显得比较粗糙，实验结果往往缺乏认真推敲，结论过于匆忙，不够确切。但是，他们毕竟检测到了“气”的信息，为“气”的客观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迈出了气功科学研究的第一步。

既然从科学上证明了“气”是客观存在，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于是，气功师可以放心大胆地教功，人民群众也可以放心大胆地学功，不必担心唯心主义的帽子了。

在这以后，原来不敢“出山”的气功师纷纷出现在社会上，教授不同的气功功法。仅北京一地，当时就有新气功、大雁功、鹤翔庄、六字诀、自控疗法和站桩等六大派别，还有规模较小的十个派别传授各自的功法。每天早上，各大公园中练功的人数逐渐增多。到1982年左右，全国练功人数估计超过一千万。

练功热潮的来临，使得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对气功发生了兴趣。他们往往是从练功开始接触气功，受到了气功的好处，然后自发地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气功研究。这些研究很少得到领导的支持，更没有经费的来源，工作条件困难。记得海军总医院的冯理达教授在1981年和气功师包桂文作外气对于细菌生长及杀灭的影响的实验时，由于没有任何经济资助，无法支付气功师的营养补助费，只能从冯的工资中每月拿出5元人民币来支付气功师来医院的交通费。

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时间上和实验条件上往往也难以得到支持，最令人难过的是同行们的嘲笑，一些不了解气功的人认为是“下九流”，一些反对气功的人认为是“胡闹”，特别是对于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辛辛苦苦做出一点成绩的轻易否定，全盘的否定。进行气功科研工作的人们只是因为有信心将气功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终会推动生命科学跃进到一个新阶段，他们抱着对气功